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蘇東坡集
四

蘇東坡集續集

卷四

書簡一百九十八首

與李方叔四首

久不奉書問爲愧。遞中辱手書。勞勉益厚。無狀何以致足下拳拳之不忘如此。比日起居何如。今歲暑毒十倍常年。雨晝夜不止。病夫氣息而已。想足下閉門著述。自有樂事。間從諸英唱和談論。此可羨也。何時得會合。惟萬萬自重不宣。

又

秋試時不審從吉未。若可下文字。須望鼎甲之捷也。暑中既不飲酒。無緣作字。時有一二輒爲人取去。無以塞好事之意。亦不願足下如此僻好也。近獲一銅鏡如漆色。光明冷徹。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自陽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備之。字體雜篆隸。真漢時字也。白陽不知所在。豈南陽白水陽乎。如字應作而字使耳。左月右日。皆未甚曉。更閑爲考之。

又

頃年於樹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立於先。必有覺於後也。如方叔飄然布衣。亦幾不免。淳甫

少游又安所獲罪遂斷棄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而已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

又

承示喻長安君偶患臂痛不能舉某於錢塘武朝議處傳得一方云其初本施渥寺坐者因寓居京師甜水巷見乞兒兩足拳捺屐子行渥嘗以飲食錢物遺之凡期年不衰尋赴任數年而還復僦囊居則乞兒已不見矣一日見於相國寺前行走如飛渥就問之則曰遇人傳兩藥方服一料已能走耳服之立效其後已傳數人皆神妙但手足上疾皆可服不拘男子婦人祕之祕之其方元只是王氏博濟方中方但人不知耳博濟誤以虎脰爲虎腦便請長安君合服必驗朝雲者死於惠州久矣別後學書頗有楷法亦學佛法臨去誦六如偈以絕葬之惠州棲禪寺僧作亭覆之榜曰六如亭最荷夫人垂顧故詳及之

與陳公密三首

途中喜見令子得聞動止之詳繼領專使手書且審卽日尊體清勝感慰無量差借白直呢乘擔索一仰煩神用孤旅獲濟荷德之心未易云喻來日晚方達蒙里卽如所教出陸至南華南華留半日卽造宇下一吐區區預深欣躍

又

行役艱難託庇以濟分貺丹劑拯其衰疾此意豈可忘哉其餘言謝莫盡令子昆仲比辱書示未暇修書悚息悚息曹三班廉幹非常遠送愧感二絕句發一笑

又

窮途棲屑。獲見君子。開懷抵掌。爲樂未央。公既王事靡寧。某亦歸心所薄。忽遽就別。如何可言。別後亟辱惠書。詞旨增重。且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某已度嶺。已脫問鵬之憂。行有見螭之喜。但遠德惘惘。未忘于情。新春保練。以需驛召。

與徐仲車

昨日既蒙言贈。今日又荷心送。盎然有得載之而南矣。辱手教極荷厚愛。孔子所謂忠焉能勿誨乎。當書諸紳。寢食不忘也。

與吳秀才

某啓。相聞久矣。獨未得披寫相盡。常若有所負。罪廢淪落。屏迹郊野。初不意舟從便道。有失修敬。不謂過子。衝冒大熱。間關榛莽。曲賜臨顧。一見灑然。遂若平生之懽。典刑所鍾。既深歎仰。而大篇璀璨。健論抑揚。蓋自去中州未始得此勝侶也。欽佩俯求。衰晚何以爲對。送別堤下。恍然如夢。覺陳迹具存。豈有所遇而然耶。留示珠玉。正快如九鼎之珍。徒咀嚙一櫛。宛轉而不忍下咽也。未知舟從定作幾日計。早晚過金陵。當得款奉。

與彥正判官

古琴當與響泉韻磬。並爲當世之寶。而鏗金瑟瑟。遂蒙輟惠。報賜之間。報汗不已。又不敢遽逆來意。謹當傳示子孫。永以爲好也。然某素不解彈。適紀老枉道見過。令其侍者快作數曲。拂歷鏗然。正如若人之語也。試以一僞問之。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錄以奉呈。以

發千里一笑也。寄惠佳紙名姝，重煩厚意，一一捧領，訖感作不已。適有少冗，書不周謹。

與毛澤民推官

公素人來，得書累幅，既聞起居之詳，又獲新詩一篇，及公素寄示雙石記，居夷久矣，不意復聞韶濩之餘音，喜慰之極，無以云喻。久廢筆硯，不敢繼和，必識此意，會合無期，臨書惘惘。秋暑萬萬，以時自厚。

寓居粗遣，本帶一幼子來，今者長子又授韶州仁化令，冬中當挈家至此。某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峯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三十許間，今冬成去，七十無幾，矧未能必至耶？更欲何之？以此神氣粗定，他更無足爲故人念者。聖主方設科求宏詞，公儻有意乎？

又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有一書齋，名思無邪，閑知之，寄示奇茗，極精而豐，南來未始得也。亦時復有山僧逸民，可與同賞，此外但絨而藏之耳。佩荷厚意，永以爲好。秋興之作，追配騷人矣，不肖何足以窺其粗，遇不遇自有定數，然非厄窮無聊，何以發此奇思，以自表於世耶？敬佩來貺，傳之知音，感愧之極，數日適苦壅嗽，殆不可堪，強作報，滅裂死罪。

與陳輔之

某啓。昨日承訪及病重不及起見，愧仰深矣。熱甚起居何如？萬里海表不死，歸宿田里，得疾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耶？若得少駐，復與故人一笑，此又望外也。力疾書此數字。

與溫公

春末景仁丈自洛還。復辱賜教。副以超然雄篇。喜抃累日。尋以出京無暇。比到官。隨紛紛糾。久稽裁謝。悚
作無已。比日不審台候何如。某強顏忝竊中。所愧於左右者多矣。未涯瞻奉。惟冀爲國自重。謹奉啓問。
某再啓。超然之作。不惟不肖附託以爲寵。遂使東方陋州。爲不朽之盛事。然所以獎與則過矣。久不見公
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聊發一笑耳。彭城佳山水。魚蟹侔江湖。爭訟寂然。盜賊
衰少。聊可藏拙。但朋遊闊遠。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矣。謫居窮僻。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不審邇日
餐食何如。某以愚暗獲罪。咎自己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爲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
然某思之。不啻芒背爾。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烟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
乏之憂。亦布褐藜藿而已。瞻晤無期。臨書惘然。伏乞以時善加調護。

與魯直二首

晁君寄騷。細看甚奇。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當務使平和。至足之
餘。溢爲奇怪。蓋出於不得已爾。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耳。非謂避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爲朋
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公謂然否。

又

某啓。方惠州遣人致所惠書。承中塗相見。尊候甚安。卽日想已達黔中。不審起居何似。土風云大率似長
沙。審爾亦不甚惡也。惠州久已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之道。如聞行囊中無一錢。塗中頗有好事者能
相濟給否。某雖未至此。然亦凜凜然。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但數日苦痔病。百藥不瘳。遂斷肉菜五味。日食

淡麵兩碗。胡麻茯苓抄數盃。其戒又嚴於魯直。但未能作文自誓。且日戒一日。庶幾能終之。非特愈痔。所得多矣。子由得書。甚能有益於枯槁也。文潛在南極安。少游謫居。甚自得。淳甫亦然。皆可喜。獨元老奄忽。爲之流涕。病劇久矣。想非由遠適也。幽絕書問難繼。惟倍萬保重不宣。

有姪壻王郎。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語不凡。可收爲吾黨也。自蜀遣人來惠云。魯直在黔。決當往見。求書爲先容。嘉其有奇操。故爲作書。然舊聞太夫人多病。未易遠去。讀爲一言。眉山有程道誨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郎蓋師之。此兩人者。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爲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量也。

與陳傳道五首

某啓。久不接奉。思仰不可言。辱專人以書爲慰。禮意兼重。捧領惕然。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某以衰病。難於供職。故堅乞一閑郡。不謂更得煩劇。然已得請。不敢更有所擇。但有廢曠不治之憂耳。而來書乃有過不遇之說。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某凡百無取。入爲侍從。出爲方面。此而不遇。復以何者爲遇乎。來使力告。回區區百不盡。一乍遠。千萬自愛。

又

衰朽何取。而傳道昆弟過聽。相厚如此。數日前。履常謁告。自徐來宋相別。王八子安偕來。方同舟下。信宿而歸。又承傳道亦欲至靈壁。以部役沂上。不果。佩荷此意。何時敢忘。又承以近詩一冊爲賜。筆老而思深。斷配古人。非求合於世俗者也。幸甚幸甚。錢塘詩皆率然信筆。一一煩收錄。祇以暴其短耳。

又

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毀其板。矧欲更令人刊邪。當俟稍暇。盡取舊詩文存其不甚惡者爲一集。以公過取其言。當令錄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惟有脫誤。其間亦有他人文也。知日課一詩甚善。此技雖高。才非甚習。不能工也。聖俞昔嘗如此。某近絕不作詩。蓋有以非面莫究。獨神道碑墓誌數篇。爾碑蓋被旨作。而誌文以景仁丈世契不得辭。欲寫呈。又多無暇。聞都下已刊板。想即見之也。某頃伴虜使。頗能誦某文。以此知虜中皆有中原文字。故爲此碑。謂富公碑也欲使虜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昔年在南京有問僕此事。故終之李公文集引得閱當作。向所示集古文留子由處。有書令檢送也。

又

久不上問。愧負深矣。忽枉手訊。勞來勤甚。夙昔之好。不替有加。兼審比來起居住佳勝。感慰兼集。新舊諸詩。幸得敬覽。不意餘生復見斯作。古人日遠。俗學衰陋。作者風氣。猶存君家伯仲間。近見報履常作正字。伯仲介特之操。處險益勵。時流孰知之者。用是占之。知公議少仲耶。傳道豈久筦庫者。未由面談。惟冀厚自愛重而已。

又

來詩欲和數首。以速發此份。故未暇。閑居有少述作。何日見公。昆仲當出相示。宮觀之命。已過忝矣。此外只有歸田爲急。承見教想識此懷。履常未及拜書。因家信道區區。

與龐安常

端居靜念。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二。蓋萬物之所終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故也。太玄罔直蒙會冥。罔爲

冬直爲春。蒙爲夏。會爲秋。冥復爲冬。則此理也。人之四支九竅。凡兩者皆水屬也。兩腎兩足兩外腎兩手兩目兩鼻。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外腎舊說固與腎相表裏。而鼻與目皆古未之言也。豈亦有之。而僕觀書少不見耶。以理推之。此兩者其液皆鹹。非水而何。僕以爲不得此理。則內丹不成。此又未易以筆墨究也。古人作明目方。皆先養腎水。而以心火煖之。以脾固之。脾氣盛而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孫思邈用磁石爲主。而以朱砂神麴佐之。豈此理也夫。安常博極羣書。而善窮物理。當爲僕思之。是否一報某書。

與王敏仲八首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即葬於海外。庶幾延陵季子贏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燕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邂逅。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觀縷此紙。以代面別。

又

某啓。得郡既謝。卽不敢久留。故人事有不周。方欲奉啓告別。遽辱惠問。且審起居佳勝。寵諭過實。深荷獎借。旦夕遂行。益遠萬萬。以時自重。不宜。

又

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廣惠間敬愛之。好爲勤身濟物之事。嘗與某言廣州。

一城人好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惟官員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下何由得。惟蒲澗山有滴水岩。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下耳。若於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漆塗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爲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爲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餘竿。及二十里間。用葵茆苦蓋。大約不過費數百千可成。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可得租課五七千者。令歲買大筋竹萬竿。作棧下廣州。以備不住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得小房。錢可以日掠二百。能興哀。悚恐。悚恐。

又

聞遂作管引蒲澗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菜豆大。以小竹針筴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無不塞之。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擘畫少錢。令歲入五十餘竿。竹不住抽換。永不廢。僭言必不訝也。

又

富公碑詞甚愧不工。公更加粉飾。豈至是哉。舟中病暑。疲倦不謹。恕之。

又

某再啓。林醫遂蒙補授。於旅泊處衰病。非小補也。又工小兒產科。幼累將至。且留調理。渠欲往謝。未令去也。乞不罪。治瘴止用薑葱。鼓三物濃煮熱呷。無不效者。而士人不知作鼓。又此州無黑豆。聞五羊頗有之。便乞爲致三石。得爲作鼓。散飲病者。不罪不罪。

與鄭靖老二首

某啓。到雷州見張君俞。首獲公手書累幅。欣慰之極。不可云喻。到廉。廉守乃云公已離邕矣。方悵然欲求問從者所在。少通區區。忽得來教釋然。又得新詩皆秀傑語。幸甚幸甚。別來百罹。不可勝言。置之不足道也。志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甚賴公兩借書籍檢閱也。向不知公所存。又不敢帶行。封作一籠寄邁處。令訪尋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囑之。必不散墜。某留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至北流作竹筏下水。歷容藤至梧。與邁約令殷家至梧相會。中子迨亦至惠矣。卻雇舟訴賀江而上。水陸數節。方至永。老業可柰。可柰未會間。以時自重。不宣。

又

某見張君俞。乃始知公中間亦爲小人所摺。撫令史以下。固不知退之諱辯也。而卿貳等亦爾耶。進退有命。豈此輩所制。知公奇偉。必不經懷也。某鬚髮盡白。然體力元不減舊。或不卽死。聖恩汪洋。更一赦或許歸農。則帶月之鋤。可以對耒也。本意專欲歸蜀。不知能遂此計否。蜀若不歸。卽以杭州爲佳。朱邑有言。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之民。不肖亦云。然外物不可必。當更臨事隨宜。但不卽死。歸田可必也。公欲相從於溪山間。想是真誠之願。水到渠成。亦不須預慮也。此生真同露電。豈通把玩耶。某頓首。

與韓昭文

某啓。達遠旌榮。忽已數月。改歲緬想台候勝常。邊徼往還。從者殊勞。日望馬首。但迂拙動成罪戾。恐不能及。見公之還而去耳。餘寒伏冀爲國自重。因李祕校行。謹奉啓參候。不宜。

與李延評

某啓。經由特辱枉訪。適以臥病數日。及連日會集。殊無少暇。治行匆遽。不及詣謝。明日解維。遂爾違闊。豈勝愧負。

與黃敷言二首

某啓。疊辱寵訪。感慰兼集。晚來起居佳勝。承來晨啓行。以衰疾畏寒。不果往別。悚忤深矣。衝涉雨霰。萬萬保練。謹令兒子候達。不宣。

又

少事干煩。一書與惠州李念四秀才。告爲到廣州口。專遣一人達之。不罪。交代民師且爲再三致意。某再拜。

與陸固朝奉

某啓。久留屬疾。不敢造請。負愧已深。茲者啓行。又不往別。悚忤之至。謹奉手啓代達。

與謝民師推官二首

某啓。衰病枯槁。百念已忘。緇衣之心。尙餘此耳。蒙不鄙棄。贈以瑰瑋藏之巾笥。永以爲好。今日遂行。不果走別。愧負千萬。謹奉手啓代達。

又

某蒙錄示近報。若果的免湖外之行。衰羸之幸。可勝言哉。此去不住許下。則歸陽羨。民師還朝受任。或相

近得再見幸矣。兒子輩並沐寵問。及覽所賜過詩。何以克當。然句法有以發小子矣。感荷感荷。旅次不盡。

與黃洞秀才二首

某啓。經過幸一再見。人來辱書。甚荷存記。兼審比來起居佳勝爲慰。未由款奉。千萬保衛。

又

寄示石刻。感愧雅意。求書字固不惜。但尋常因事點筆。隨卽爲人取去。今卻於此中相識處。覓得三紙付去。蓬仙因降。致區區之意。某再啓。

與滕達道二十三首

某到此時。見荆公甚喜。時誦詩說佛也。公莫略往一見和甫否。餘非面莫能盡。某近到筠。見子由。他亦得旨。指射近地差遣。想今已得替矣。吳興風物。足慰雅懷。郡人有賈收耘老者。有行義。極能詩。公擇子厚皆禮異之。某尤與之熟。願公時顧慰其牢落也。近過文肅公樓。徘徊懷想風度。不能去。某至楚泗間。欲入一文字。乞於常州住。若幸得請。則扁舟謁公有期矣。

又

某啓。別後不意遽聞國故。哀號追慕。迄今未已。惟公忠孝體國。受恩尤異。悲苦之懷。必萬常人。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過江。徑往毗陵。相去益近。時得上問也。爲時自重。不宣。

又

某再啓。承差人送到定國書。所報未必是實也。都下喜安傳事。而此君又不審。乃四月十七日發來邸報。

至今不說。是可疑也。一夫進退。何足道。所喜保馬戶。導洛堆垛。皆罷。茶鹽之類。亦有的耗矣。二聖之德。日新。可賀。可賀。令子各安勝。未及報狀也。

又

某啓。耘老至。又辱手書。及耘老道起居之詳。感慰不可言。某留家儀真。獨來常以河未通。致公見思之深。又有舊約。便當往見。而家無壯子弟。須卻還般挈。定居後一日可到也。惟深察近日京口時有差除。或云當時亦未是實計。當先起老鎬。僕或得連茹耶。惠貺三十壺。攜歸餉婦矣。餘耘老能道。不宣。某頓首。

又

聞張郎已授得發勾。春中赴上安道。必與之俱來。某若得旨。當與之同舟而南。窮困之中。一段樂事。古人罕有也。不知遂此意否。秦太虛言。公有意拆卻逍遙堂橫廊。切謂宜且留之。想未必爾。聊且言之。明年見公當館於此。公雅度宏偉。欲其軒豁。卑意又欲其窈窕深密也。如何。不罪。四聲可罷之。萬一浮沉。反爲患也。幸深思之不罪。

又

某再啓。前蒙惠建茗甚奇。醉中裁謝不及。悚愧之極。本州見闕。不敢久住。遠接人到。便行。會合邈未有期。不免悵惘。舍弟召命。蓋虛傳耳。君實恩禮既異。責望又重。不易不易。某舊有獨樂園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將安歸。造物不我捨。今日類詩讖矣。見報中憲言。玉汝右揆。當世見在。告必知之。京東有幹幸示諭。

又

許爲置朱紅累子，不知曾令作否？若得之，攜以北行，幸甚。如不及已，亦非急務，不罪。

又

某下求累子已蒙佳惠，又爲別造朱紅，尤爲奇妙。物意兩重，何以克當？捧領訖，感愧無量。舊者昨寄在常州，令子由帶入京，俟到不日便持上也。

又

鰓魚三百枚，黑金碁子一副，天麻煎一節，聊爲土物，不罪。浼觸令子思渴，冗中不及別啓。

又

某晚生，蒙不鄙與游，又令與立字，似涉僭易。願公自命，卻示及作字說，乃寵幸也。

又

近得安道公及張郎書，甚安健。子由想已過矣。青州資深相見極歡，今日赴其盛會，閑恐要知。

又

屢枉專使，感忤無量。兼審比來尊體勝常，以慰下情。某近絕佳健，見教如元素黜罷，薄有所悟，遂絕此事，仍不復念。方知中有無量樂，回顧未絕，乃無量苦。辱公厚念，故盡以奉聞也。晚景若不疊打此事，則大錯。雖二十四州鐵打不就矣。旣欲發一笑，且欲少補左右耳，不罪。不罪。

又

公解印入覲。當過岐亭。故縣預以書見約。輕騎走見。極不難。慎勿枉道見過。想深識此意。乍冷。萬乞自重。

又

承差人借示李成十幅圖。遂得縱觀。幸甚幸甚。且暫借留。令李明者用公所教法試摹看。只恐多累筆耳。此本真奇絕。月十日後。當於徐守處借人賣納。令專愛護也。

又

某閑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欲了卻論語書易。舍弟亦了卻春秋。詩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今之誤。粗有益於世。瞑目無憾。往往又笑不會取快活。是指大餘業。聞令子手筆甚高。見其寫字。想見其人超然者也。

又

某啓。知前事尚未已。言既非實。終當別白。但目前紛紛。衆所共悉也。然平生學道。專以待外物之變。非意之來。正須理遣耳。若緣此得暫休逸。乃公之雅意也。黃當江路。過往不絕。語言之間。人情難測。不若稱病不見爲良計。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西事得其詳乎。雖廢棄未忘爲國家慮也。此信的。可示其略否。書不能盡區區。

又

示喻宜甫夢遇。於傳有無。某聞見不廣。何足以質。然冷煖自知。殆末可以前人之有無爲證也。自聞此事。而士大夫多異論。意謂中塗必一見得相參扣。竟不果。此意衆生流浪火宅。纏繞愛賊。故爲飢火所燒。然

其間自有燒不著處。一念清淨，便不服食，亦理之常。無足怪者。方其不食，不可強使食，猶其方食，不可強使之不食也。此間何必生異論乎？願公以食不食爲旦暮，以仕不仕爲寒暑。此外默而識之。若以不食爲勝解，則與異論者相去無幾矣。偶蒙下問，輒此奉廣而已。不罪。

又

少戀干聞，不罪。某好攜具野飲，欲問公求紅朱罍子兩卓，二十四隔者，極爲左右費。然遂成藉草之樂，爲賜淺也。有便望頒示，悚息悚息。某感時氣，臥疾逾月，今已全安。但幼累更臥，尙紛紛也。措道人名世昌，綿竹人多藝，然可閑考驗，亦足以遣懣也。留此幾年，與之稍熟，恐要知。

又

某欲面見一言者，蓋爲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疎矣。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譏議不已，則憂患愈深。公此行尙深示知，非靜退意。但以老病衰晚，舊臣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獲一對公之至意，無乃出於此乎？輒恃深眷，信筆直突，千萬恕之。死罪。安道公殆是一代異人，示諭極慰喜慰喜。

又

某再啓。近在揚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如向所面議。若未有報，至南都當再一入也。承郡事頗煩，齊整想亦期月之勞爾。微疾雖無大患，然願公無忽之。常作猛獸毒藥血盆膿囊觀，乃可勿孤吾黨之望。而快羣